

云南民族史讲义

方国瑜著 秦树才 林超民整理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云南民族史讲义/方国瑜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22-06166-8

I. ①云... II. ①方...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
云南省 IV. ①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9225 号

出 品 人 : 刘大伟

责任编辑: 段兴民 文永清 金学丽

责任校对: 秦树才 陈迟

封面题签: 饶学兴

装帧设计: 王曦云 胡元青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云南民族史讲义
作 者	方国瑜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邮 编	650034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5.5
字 数	9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166-8
定 价	150.00 元

前言

林超民

一

云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方国瑜教授撰写的《云南民族史讲义》，是第一部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研究云南民族史的开创性著作。这部书推动了云南民族史的研究与教学，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民族史的研究人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云南历史与文化所必读的经典著作。

忝为国瑜师的博士研究生，我是通过学习《云南民族史讲义》进入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专业的。《云南民族史讲义》是我学习民族史与地方史的起点，也是伴随我进步的教科书，是令我终身受益的经典著作之一。滥竽充任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导师后，该讲义是我规定研究生们必读的教科书。国瑜师的《云南民族史讲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的人才。当今成为云南民族史专家的学者，没有不受惠于国瑜师《云南民族史讲义》和国瑜师经典论著的。

国瑜师1903年2月15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八日）诞生在云南省丽江县一个纳西族的耕读经商之家。自谓“资质粗笨”，以勤能补拙自励。读《论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为“困而好学斋”，促居书屋，终日伏案，发奋读书。

1923年4月，国瑜师从偏僻的丽江山城来到文化古都北京，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这位来自边疆山城的少数民族学生以勤奋刻苦、品学兼优见重于师友。1926年夏，国瑜师患大病住院，不久休学回家。1929年秋，北上复学。此时，“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国瑜师乃立志于国学研究，为中

华民族争光。复学时便要求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系主任钱玄同以国瑜师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1930年春，在钱玄同的鼓励下，国瑜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杨树达诸先生的启发指导。并从梁启超诸学者治史地之学。与此同时，北师大历史系主任陈垣见国瑜师的习作《中国道教史》颇有见地，知先生是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十分赏识器重，指导他选修大量史学课程。

国瑜师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时，主攻的方向是音韵学和汉语史。正当国瑜师在音韵学、汉语史、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上进入佳境时，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特别是对中国西南边疆的侵略给他极大刺激，使他再也无法安心地在书斋继续对古代音韵学做深入研究。强烈的爱国情感，深厚的民族自尊，促使国瑜师从音韵转向界务，从古代转向现实，从中原转向边疆，开始了西南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研究。国瑜师在回顾他人生的这一重大转折时说：“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甚少。至近世始稍有改变，则因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愤慨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之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①正是严重的边境危机使国瑜师放弃已取得显著成就的语言学研究，从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回到边城昆明，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云南大学，开始了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

1936年夏，经著名学者袁嘉穀先生推荐，国瑜师受聘在云南大学执教。先后任文史系教授、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1938年以后，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撰修等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日，并参加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率部在昆明通

^① 方国瑜：《滇史论丛·自序》，《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3页。

电起义。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举行入城式，正式进驻昆明。2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师级干部会议，作为省委第二书记的陈赓，代表省委在会上庄严宣布：从今天起，云南已获得解放，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驻昆明不久，兵团首长就邀请国瑜师给解放军领导干部介绍云南边地历史和少数民族社会文化。每次到部队，都有回答不完的问题。国瑜师深感军队领导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急切要学习了解云南历史和各民族文化，几次讲座显然无法适应紧迫的社会需求，遂有开设云南民族史课程，深入研究云南民族历史，培养云南民族史人才的计划。

1950年7月，云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8月，国瑜师收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任命他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通知。参加了8月4日到5日的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届全体会议。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委任通知书，任命国瑜师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4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云南大学视察时，针对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的特点，指示云南大学要办成一所能体现社会主义伟大祖国边疆文化的大学，“要根据云南的特点，着重研究民族问题，要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特别要研究少数民族对我们伟大祖国的贡献”。

吴玉章在《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提出“中国历史应包含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不能限于汉族史，不应歧视少数民族史”；1954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成员刘大年在苏联向史学界报告“中国历史科学现状”，提到日前中国史学家应该做的工作有五项，其中之一为“需要有计划地去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1955年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也把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列为六项任务之一。这些意见，更加坚定了国瑜师撰写云南民族史的信心与决心。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推动云南民族历史的研究，培养民族史研究与教学人才，国瑜师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创设“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系统讲授民族史、民族史史科学等。1955年6月完成70余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的编写工作，分上下两册油印，作为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教材。这是第一部云南民族史著作，奠定了云南民族史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根基。

《云南民族史讲义》在教学中受到师生的赞扬。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决定作为部荐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但是，国瑜师认为“不论有关史料以及理论系统，都是初步工作，缺略和错误是很多的；个人希望在

这初稿的基础上再来刊谬补缺，逐渐得到比较正确的见解；也希望同学在这基础上来补正提高”。国瑜师希望认真修改补充后，再正式出版。可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使得国瑜师无法坐下来，静下心修改补充《云南民族史讲义》。1961年，国瑜师参加改绘杨守敬《中国历代舆地图》，负责西南部分（大渡河以南，贵阳以西）的绘制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指定的国家任务。国瑜师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也就无暇顾及《云南民族史讲义》的修订补充工作。

1983年初，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决定开设云南地方史课程，并列为文科学生必修课。2月下旬有关负责人约请国瑜师编写《云南地方史讲义》，要求4月份写出讲义，7月印刷装订成册，以应教学之需。国瑜师与木芹、徐文德先生商量，共同编写，国瑜师编写第一篇导论，徐文德先生编写云南史籍目录解题，木芹先生编写西汉至1911年的云南历史。由于有国瑜师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作为基础，加上国瑜师、徐文德、木芹诸位先生的多年的学术积累，《云南地方史讲义》按照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的要求在1983年12月印成上中下三册约百万字，作为教材刊印，满足了云南地方史课程的教学需要。这套书，也成为云南省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地方志书的编纂人员学习、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就在《云南地方史讲义》刊印不久，国瑜师于1983年12月24日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国瑜师的去世，使云南史学界顿失擎天巨柱，他带走了许多尚未来得及书写的睿智思想，但也留下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1984年1月，他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10月，他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部书，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是关于云南历史文献目录和历史地理的经典。1994年6月，在迎接滇西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他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记录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的史书。从1998年2月至2001年9月，国瑜师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的十三卷本《云南史料丛刊》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从2001年8月到2003年10月，五卷本《方国瑜文集》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从2008年6月开始，秦树才教授和我开始整理《云南民族史讲义》，经五年多努力，终于整理完毕，付梓刊行。《云南民族史讲义》还将国瑜师未刊的《云南地方史讲义导论》、《云南沿革》一并整理，作为本书的附录刊印。至此，国瑜师的史学遗著全部正式出版，实现了我们多年萦心系怀的祈愿。

《云南民族史讲义》的主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早在研究文字学、先秦教育思想的时候，国瑜师就注意到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天下观”、“王统论”，通过分析探究，初步建立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观念。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国瑜师毅然决然放弃多年从事的汉语史、音韵学研究，从学术中心北京回到云南边疆参加中缅边界谈判。这是国瑜师维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具体行动，在这次历时年余的界务谈判中，国瑜师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边疆居住着众多族类，他们自秦汉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奉中国历代王朝为正朔，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是中国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编纂工作时，国瑜师就把云南历史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中考察，强调自秦汉以来，云南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整体中的一环，云南的历史发展自始至终与中国历史发展息息相关。

国瑜师在《云南民族史讲义》中强调“云南有历史年代可纪，大约二千二百年，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自有历史记载，云南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并无时代差异”。从古代的部落时期，汉晋的边郡时期，唐五代宋的边州时期，元明清的行省时期，云南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政权的形式虽有差异，同属中国历史文化则毫无不同。

1963年4月，在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时，国瑜师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国瑜师指出：“中国历史应该是各民族人民历史的总和，把汉族以外各族人民的历史，只作为中国历史的附录，甚至划在中国历史之外，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应该把全国各民族的全部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历史，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的事业上的贡献和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是摆在当前历史学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秦朝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来，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政权统一是正常的情况，但也有过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金与宋的分立，形成几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这些时期，破坏了统一，但没有破坏整体；不论是统一政权与不统一政权的建立，都是在中国整体之内，都为中国的历史。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

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①以云南各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云南省有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他们有悠久的历史，自汉武帝建立益州郡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关系，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内，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外。只有把云南各族历史始终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历史包括云南各族全部历史，才能把云南历史讲得清楚。

国瑜师认为：“讲述云南民族史，重点讲云南各族民众相互依存、相互交融，融为一个整体，共同创造了云南历史，云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不是单一的汉族国家，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以汉族为主干，互相依存，密切联系，结成一个整体，而云南各族人民自秦汉以来就是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历史的发展，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②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是国瑜师学术思想的核心。“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说的提出，体现了一个学者真挚、赤诚、广阔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了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为政府解决祖国边疆民族问题孜孜不倦工作的精神。国瑜师勤于著作的动力，不仅出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更主要的是出于“救国救民”、“维护国家主权”、“保卫祖国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坚持古为今用，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积极为国家的独立、完整、统一服务，这就是国瑜师高尚的人生价值和优良的学术品格。

三

《云南民族史讲义》一开篇就讲“云南的地理与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得观察、了解、认识周围的环境，学会利用环境，进而改造环境，在自身生存的环境中生活生产，发展文化，创造历史。

国瑜师在论述了云南的政区沿革、地形地貌（山势与水道）、气候、土地利用诸问题后，指出：“云南历史发展，没有离开了地理环境，而云南历史发展，不外乎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过程。由于劳动创造，榛莽的原始情

①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6页。

②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47~48页。

况，逐步改观，留下劳动人民的伟迹；数千年来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是在这地理环境里创造出来的。云南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形，有着她的特殊，成为很错杂的地理情况，有高寒、有低湿、有温和，气候物产的差别也显著。住在不同区域的人，利用不同环境，发展的经济文化也就有差别，虽然不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条件有着一定的影响。况且云南山川错杂，交通不便，在不同地区生活的人，往还的机会少，安土重迁，故步自封的情形，又免不了有，所以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征，长时期保存着。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山川的阻隔，没有发展成为整个区域的共同经济，所以直到现在，云南是多民族区域；这是当然的，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不可能形成一个民族。但自始多族系住居着的云南，由于各族自身的发展，也由于各族间相互的联系，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区域，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两千年中，政治组合的扩大，而且逐步繁密，充分证明各族间友爱合作，有着良好的传统，地理环境并没有能限制各族间的合作。云南历史发展，自始与中国经济文化分不开，这也充分证明云南各族与汉族之间的紧密联系，有互助合作的传统；自古云南列入中国版图，不是由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而是由于云南各族与汉族人民的愿望”。

国瑜师揭示了云南成为多民族区域的地理原因和云南逐渐形成一个行政区域的地理因素。国瑜师强调自汉代以来云南成为中国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居民的客观需求与真诚愿望。

195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批判唯心史观，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歪曲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理环境问题被视为“敏感问题”，谈论地理环境被视为“资产阶级倾向”，研究社会历史的学者们大多对地理环境避而不谈，以免被戴上“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大帽子。就是在史学界不敢谈论地理环境的气氛下，国瑜师实事求是地论述云南地理环境的特点及其对云南社会历史的影响，显示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和不苟且媚俗的独立不羁的学术品格。

二十多年后，不少研究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的著作，依然避而不谈历史地理环境，不谈云南政区地理的沿革，不注意云南各民族居民赖以生存、生产的地理环境，忽视地理环境对云南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更加凸显了国瑜师《云南民族史讲义》中论述地理环境的重要学术价值。

国瑜师在第一编中附上“汉晋云南郡县考释”、“云南水道名称”、“汉

晋时期云南对外交通”三章，在第二编附录“初唐姚州都督府疆域”、“南诏疆域”、“南诏时期交通路线”、“大理国疆域与政区”四章。研究历史的学者都把历史地理看做学习历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国瑜师为学生了解对各时期的山川、政区、交通提供了宝贵的金钥匙，使学生极为便利地打开研究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大门，步入堂奥。

国瑜师在绪论中讨论了“民族的形成”。他指出，中国“以族字作会意解释，就是团结与力量为族”。“古籍训族为属也，类也，聚也，丛也，众也，群也；亦训姓也，氏也，家也，都是集体的意思”。“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有不同的历史范畴，各时代的名词也要区别开来。汉字词汇在过去没有以不同历史范畴来区别民族集团的名词，但俄文有不同意义的词汇，汉译要确定下来”。“‘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四个辞汇的涵义，是不同的民族集团发展阶段。氏族和部落是原始形成的人们共同体，部族是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才产生的，而资本主义民族与社会主义民族有着不同的范畴。总之，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规律，一定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范畴，用不同的名词是正确的。”国瑜师不仅引用了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两本著作对民族问题的论述，还摘录了康士但丁诺夫《历史唯物主义》第十一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中“什么是民族”的论述。由此得出结论：“云南各民族也是经过氏族、部落、部族的阶段发展起来的，原始时期住在云南的族系，分成氏族散居，后来才逐渐结成部落，又发展到部落联盟，在纪元前二世纪末年，有些地区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有些地区还是分散的部落，直到近代还有发展落后的部落；自有历史以来，各族发展的阶段是不平衡的。从这些也证明了每一民族是经过不同的社会阶段发展起来，由落后而到了进步阶段，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没有一个民族不循着历史发展的，也就是说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创造了历史文化，有着一定的成就”。由于云南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族受到不同的影响，而且长时期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民族集团被分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遭受严重的阻碍抑制，以此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已到封建领主的经济形态，有的才是奴隶占有制，有的阶级分化明显而保存着原始成分，有的还没有本族内部的阶级剥削；从生产关系来分析，种种不同的类型，各有不同的范畴。“所以云南各民族集团的名词，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来区别，有的是氏族，有的是部落，有的是部族，没有发展到民族”。

1950年以前，国瑜师赞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主张在中国范围内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融合为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对于云南省内的诸族类，国瑜师没有用民族这个称谓，而是用“族姓”这个词。他为《新纂云南通志》撰写的《族姓考》，就是记述云南各族类起源、发展、演变的过程。他说：“昔孟子谓：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盖中国所谓华夷之分，纯以文化之发达与否为断，余不与焉。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汉、满、蒙、回、藏、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此与狭义之民族观念固有不同也。”^① 国瑜师主张“中华大一统”，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汉、满、蒙、回、藏、苗、瑶、傣等诸族类都是中华民族的“分支之氏族”。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主张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类型和范畴。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国瑜师得出十分正确的结论：“云南各民族集团的名词，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来区别，有的是氏族，有的是部落，有的是部族，没有发展到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所有族类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所有族类彼此间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平等、相互友好的“亲兄弟”。

当今，“民族”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词汇，也是一个被滥用的词汇。有的学者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够科学，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定义，可是又免不了要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这四个要素来表述构成民族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历史证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违背民族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依然具有生命力。我们不必因人废言。

重温国瑜师对“民族”定义的阐发，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云南民族、云南民族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国瑜师强调，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云南历史必须从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开始。国瑜师说：历史资料，“为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如何认识、研究和运用这些资料，则有专门科目——史料学，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之一。做好这项基本工作，有助于历史研究做出成绩”^②。在《云南民族史讲义》的绪论中，国瑜师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讲述云

① 《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九《族姓考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607页。

②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1版，第1页。

南历史资料。先讲史料的数量和质量。指出关于云南历史的汉文文献记录少,几种民族文字的记录,一是时代晚,二是有关史事记载少,即讲史事杂以神话,不够具体。运用这类史料,必须善于分析,才能得到真实的历史情况。云南的古器物保留至今的很少。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史事的记录,“大都模糊,很多根据传闻,依稀仿佛之辞,难得确定”。有些记录存心造谣穿凿,怪诞不稽。“不把这些记载严格批判,不能把历史讲得清楚。”尽管文献中整书整篇记录云南历史的资料较少,但有许多片断记载,搜寻得全,合起来,比较互证,还是可以厘清问题的真相,首尾得其大概。“从联系,从发展看问题,史料能够整理得有条理,历史实际也可以讲得很清楚”。接着,国瑜师从全国性史籍、地方性史籍、地方志书、滇人著述四个方面介绍云南历史资料。这是关于云南史料的简要目录,是引导学生研究云南历史的指南。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之一,国瑜师一开篇就给学生提供了治学研究的金钥匙,指引读书门径,引领学生独立学习,自立研究。这是金针度人的教学方法,实在令人肃然起敬、由衷感佩。

国瑜师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治学的宗旨与基本方法。他在《云南地方史讲义·导言》中写道:“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占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经过多年的冷静钻研,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求证功夫,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单靠几句空话,是什么也做不出来的。实事求是,就应该做到要全面,不要片面;要客观,不要主观;要本质,不要现象。不能抓住只言片语,就大发议论。摆事实讲道理,就是要求承认事实,从实际出发,找出规律,得出科学的结论。不摆事实,没有充分、详细的材料,道理也是讲不清的。”^①国瑜师时常用他的业师陈垣先生的话来勉励自己,教育学生。他说,没有学问的人好发议论,或者说好发议论的人没学问。做学问不是发议论,而是要认真地潜心地深入地读书,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收集史料,从历史资料中弃伪存真、弃粗取精,发现和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理论来自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信而有征的史料是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石。没有历史资料的支撑,理论将是苍白无力的。无论时势如何变化,国瑜师始终自觉保持实事求是的操守,不为苟全性命出卖求真明道的贞节。

国瑜师在绪论中探讨了云南历史的分期问题。他先评论倪蜕《滇云历年传》的历史分期,倪蜕以中国年号来编年记载,并以分量相等来分卷,有其

^①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2页。

合理因素，但也有许多不符合云南历史实际的地方。袁嘉穀的《云南大事记》，以云南的政治情况分期，比较合于事实，但“明末永历帝与吴三桂合为流寇，杜文秀建国则又未分期，未必是适当的”。国瑜师在1949年撰写的《云南沿革》中，将云南历史分为部落时期（战国至于汉初）、郡县时期（汉武帝始，东汉、蜀汉、晋宋齐，约六百八十年）、朝贡时期（梁陈、隋、唐、五代、宋，约六百八十年）、行省时期（元明清，约六百六十年）。《云南民族史讲义》的历史分期是：先期——部落时期（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109年），前期——郡县时期（公元前109年至公元548年），中期——建国时期（公元548年至公元1254年），近期——行省时期（公元1254年至公元1911年）。1983年，国瑜师主编《云南地方史讲义》时，提出云南地方历史的分期是：秦汉至南北朝是边郡制度时期，隋唐至两宋是边州制度时期，元明清为行省制度时期，近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国瑜师于1949年、1955年、1983年三次提出云南历史的分期的意见。这三次分期提法稍有不同，时段则无差异，都是以云南和中原的关系的演变为基准。部落时期，尚未与中原建立政治关系；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原在云南设置边郡；唐至南宋时期中原在云南设置边州；元明清时期，中原在云南设置行省；近代，云南与中原一样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云南历史的分期表明，云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云南历史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云南历史的发展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将唐五代宋时期从朝贡时期改为建国时期，再改为边州时期，就是对南诏、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认识的深化，透过南诏、大理独立建国及向中原王朝朝贡的表象，揭示南诏、大理国仍是边州的一种形式，属中国版图，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正如国瑜师所说：“我国统一的领土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进而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了一个整体，在中国整体之内，又明显地存在着各地区各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当然也不一样。在内地，秦汉以来基本是封建地主经济，与此相适应的是郡县制度，而在边境地区由于社会经济还处于封建地主经济以前的落后阶段，不可能建立与内地一致的郡县政权，而建立所谓羁縻政权，也就是承认地方土长政权，由王朝加以任命，听受约束，是‘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改其俗’的办法，适应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来进行统治。因此，云南地方政权，汉、晋时期有内郡、边郡之分，唐、宋时期有内州、边州之别，元、明、清时期有流官、土官之异。这是政权形式不同，国家主权则一致，

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混合体。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也是云南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①

1950年后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期，基本上采取五种生产方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期方法。这是当时自上而下的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历史分期原则。国瑜师撰写《云南民族史讲义》时，第一编的题目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第二编的题目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第三编的题目是“封建社会的发展”。看来是用“五种生产方式”（社会发展五阶段）来编云南民族史。实际上这是贴上通行的标签虚应故事，在实际书写中，国瑜师没有遵循五种生产方式确定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来划分云南的历史阶段。他说：“根据政治变动作为历史时代的分期，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政治变动，影响到社会情况，如被封建统治势力征服，受到封建剥削，又如统治者之间发生长期冲突，受到社会建设破坏；但政治因素，不能决定社会，而决定社会发展的是经济因素，亦即是生产方式，物质生产关系来决定；政治不过是经济的反映，政治要适应于经济。所以根据经济生产情况来说明社会发展阶段，才能与社会历史实际符合”。“讲到云南社会发展阶段，要避免统一观念，就是说云南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在某一时期，以一地区或一民族的情况来概括全省，近代如此，古代更是如此，这是应先认清的。又云南历史资料缺乏，尤其是叙述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史料，并且在云南考古发掘的成绩也很有限，所以我们对于历史实际的认识还不充分，虽然得到些轮廓，不十分具体，也不能强硬的判断，犯教条主义，这也是应先认清的”。

国瑜师所说的“根据政治变动，作为历史分期”，就是按照所谓“政治正确”的原则，用所谓“正确的政治原则”来划分历史阶段，而不顾云南历史发展的实际，脱离云南经济发展的状况。这样的分期不符合云南历史发展的实际，因而“不可能是正确的”。所谓“统一观念”就是用五种生产方式、五个社会发展阶段，来“统一”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把中国历史的实际剪裁得符合“统一”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国瑜师反对这种削足适履的“统一观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符合云南历史发展实际与特点的分期方法。不是从“概念”、“原则”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探究云南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不仅是严谨的治学方法，更是不盲从、不

^①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58~59页。

媚俗、不畏惧的独立思考和务实求真的精神，表现了国瑜师追求真理的学者良知和高尚的独立人格。

四

国瑜师的《云南民族史讲义》系统讲述云南各历史时期的民族源流和发展。第一编重点讲“上古居民与部落”。分别讲述滇池区域的叟，南盘江下游西洋江上游的句町，戈魁河牛栏江流域的僂，洱海地区的昆明，澜沧江以西地区的哀牢，着重讲述爨氏始末、爨部地理。第二编讲述南诏建国，南诏与唐朝、吐蕃间的关系，南诏的经济政治；南诏灭亡后郑赵杨段高的更替，大理国时期对外经济关系。第三编讲述元明清时期王朝在云南的统治。

国瑜师对滇、夜郎、昆明、句町、僂、哀牢诸族的源流与地理分布做了深入细致、信而有征的考证，对爨氏、蒙氏、段氏、高氏的始末世系做了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论述，为云南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系统讲述云南诸族源流的同时，国瑜师用专章讲述“汉晋时期之汉族移民”，“唐宋时期的汉族移民”，把汉族移民云南作为云南民族史的重点之一。这是国瑜师《云南民族史讲义》的一个显著特点。以往讲云南历史的学者都没有提出汉族移民问题，后来的一些“民族史”，尤其是“云南民族史”大多只写少数民族历史，把云南民族史写成少数民族史，忽略了汉族移民在云南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瑜师强调：“云南历史的发展与汉族分不开”。汉族移民使“云南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有着光明的一面”；“从云南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来说，自始与汉族是分不开的，地境相接，经济文化交流相当密切，而且汉族人口不断地迁到云南来，融合在各族里。汉族经济文化的传播，对于云南历史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云南的政治在各时期有不同情形，但云南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则自始一致，即云南各民族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之间并没有民族隔阂，而且共同创造了云南历史，这是在各时期都是如此的”。国瑜师对汉晋时期汉族移民的原因、过程、移民中的大姓、移民的儒学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指出汉族移民对于云南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汉夷之间相互依存、交流融合，使云南与中原联成一个整体。通过论述唐宋时期汉族移民的特点揭示汉族移民经过与洱海区域族类长时间的融合，“最终在洱海地区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白族）”。汉族移民、汉文化在白族形成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元明清时期汉族移民，尤其是明代的以卫所方式的大量汉族移民，

改变了云南居民的成分，使云南的居民从“汉少夷多”变为“汉多夷少”，汉族在云南土著化，并占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使云南主要城镇的文化与中原相差无几。

国瑜师在云南大学首创“云南民族史”课程，编写了《云南民族史讲义》作为教材，又编写《云南史料目录解题》等作为参考资料，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培养了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云南民族史的人才。随着研究的深入，国瑜师深感“云南民族史”的题目尚有不足之处，因为云南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统一在中国历史之中，云南各民族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与全国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云南历史发展自始与祖国紧密联系而有地方特点，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各民族对云南的社会历史发展都做出了贡献，而以汉族为主干联结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云南历史，这些内容都不是‘云南民族史’这个题目可以概括的。中国通史只讲汉族史不讲少数民族史是错误的；云南地方史只讲云南民族史而不讲汉族史也是错误的。只讲云南少数民族史，是难以了解研究各时期社会结构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要了解明代云南的社会结构，如果不讲明代的卫所制度，那么军户和民户分治，府卫相间等情况就很难弄明白。鉴于这种情况，讲授和研究云南地方史就十分必要了。”^①国瑜师在1978年秋把云南民族史课程改为云南地方史课程，把云南民族史教研室改为云南地方史研究室。“云南地方史”这个题目，“既体现了云南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自始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之中而有地方特点，又体现了云南各民族，以汉族为主干，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云南历史；既揭示了云南各时期的社会结构，又说明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②国瑜师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及时把民族史课程改易为云南地方史课程，说明了国瑜师始终把云南历史作为中国历史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是一门课程名称的更改，而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行动。国瑜师说学习云南地方史“有助于我们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云南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求改造云南、建设云南的规律。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通古今成败之迹，了解历代政治得失，才能鉴往知来，不仅可以避免重犯前人的失误，少走弯路，而且能够预见社会发展的未来，看到历史前进的方向，给广大人民以要求变革的信心和斗争的勇气，使我们在建设云南的现实斗争

①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52页。

② 《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52页。